重刻元氏長慶集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一

序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

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
書言得失因爲賀雨泰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
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
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
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訓寄巴蜀江
楚間消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倣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
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
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
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閭廁無可
柰何予於平水市中（鏡湖傍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
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
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
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已來
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
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
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
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
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

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誥長於實啟表奏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記

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某所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爲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爲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爲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葢周於上堂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二百有五十錢經之數經既訖又成二石爲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若杭州刺史吏部郎中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元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悟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乂御

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　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爲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爲先後其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名人文其事以自廣亍始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又明年徙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睹刺史白怪問之皆曰非欲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亍爲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亍文亍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相與爲不朽計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因遠而言則不知幾萬千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與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世爲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爲城郭狗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子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物一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性合成獨不能爲千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之妙與僧當爲予言不當爲僧言況斯文止於紀石刻故不及講

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翰林承旨學士記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衆會旅次班第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卽大位始命鄭公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閤乘輿奉郊廟輟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揚雞竿布大澤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候大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禁省中備傳其事至此則安可以昧陋不省之稹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俛仰瞻睹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敏而又使欲惡敢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無暴揚報効之言不忿行私易也然而陰沴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措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爲他人盡數若之所爲而終不自愧斯

可矣昔畳共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其遷授書於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元集卷第五十一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二

碑銘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積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愬狀其德政乞文爾司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禄山以玄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刼擊郡縣踰關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内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服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朝覲賦入之宜皆自爲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貝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

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既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
蠱蠹發則喜殺左右漸及於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
此由是內外惴悸妻元氏因人不忍移置他所餘一月
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
十餘歲衆襲故態名爲副大使而家臣蔣士則逆虐用
事士衆不分服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興博大孝敬於軍
謹廉讀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倚爲將帥乎聞者
皆踴躍一朝牙旗下衆來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
肯去乃大言曰爾輩卽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許
吾取天子恩澤洗汝瘢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之道
從我乎皆曰諾遂殺蔣士則等十數人以興知留後事
移懷諫於外朔年歸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興乃
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下
至於郡邑吏之廢置盡獻於先帝先帝詔興以工部尚
書長魏博相衛貝澶之地仍勑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
使於興且以錢一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使百
姓一年勿復事問耆羸賑乏困褒廉誅之不以法者魏
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
器人臣所不當爲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善心者
田興也使興弘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

諸賓猶僕役也將卒無畏避弘正始求副節度以下於朝至則迎迓承奉功雖勳將莫不乘者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賓禮先是諸將之外有權者莫不拘劫妻子以爲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礙出入以爲窓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四十里且役衛工三萬餘詔弘正議之皆曰壞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弘正曰魏於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時興工以教人讓魏俗丕又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逼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詔弘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爲盧從史李師道所詿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憂畏慮恐不克來覲既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殁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弘正在魏吾

何患焉卽日內出五詔詔弘正爲中書令節度於鎭且詔父子皆爲帥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正自去魏魏人哭之鎭人歌之奉宣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爲惠政二曰法爲善政三曰謙爲和政二德一曰忠爲令德二曰孝爲吉德今弘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冤入鎭冀不測之泉可以爲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爲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束縛涕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爲仁矣始初山東逼越廢怠棄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爲法矣始初山東傲狠侵取地以讓之功以耻之可以爲謙矣謙法仁考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請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懃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

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道甚明亂則隱約理由亂生既理復亂生於驕輕唐受天命海內承平高祖太宗不荒不寧玄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三年奄有五宅始視燕寇胡雛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爲所細所忽焉而罹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克乘其淫驕乃伐乃殛爾視羣雙胡爲而亡僭久而大頑昏暴狂爾亦自視胡爲而昌憂畏逼側永思悠長曩爾之

無今爾之有既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
爾雖穹崇無忘辱詬我雖平寧無忘燕寇銘之戒之以
永聲臭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左驍衛
上將軍充大內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南
陽郡王贈某官碑文銘

南陽王姓張氏諱奉國本名子良以某年月日薨于家
其子岌哭於其黨曰唐制三品以上歿既葬碑於墓以
文其行我父當得碑家且貧無以買其文卿大夫誰我
肯哀者由是因其舅捧南陽王所受制詔凡八通歷抵
卿大夫之爲文者于與焉于故聞南陽王忠功每義之
然其請明日子岌狀其故聞官閥以告曰我南陽西鄂
人我高祖盈左武衛將軍開廄使我曾祖蘭朝散大夫
沙州別駕我祖景春朝請大夫太僕少卿我父南陽王
太僕府君之第某子也少學讀經史子至古今成敗之
言尤所窮究遂貫穿於神樞鬼藏之間而盡得捭縱弛
張之術矣大曆末始以戎服事郭汾陽於邠建中中以
騎五百討希烈於蔡遭太夫人喪號叫請罷遂克終制
僕射張建封以壽帥移於徐始以渦口三城授於我僕
射殁而徐師亂子乘亂以自立王不忍討以師二萬歸

子潤德宗異之詔召至京授侍御史復職於浙西就加御史中丞又加國子祭酒是元和之元年也二年李錡叛王擒之以獻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右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進封南陽郡王食實封一百五十户遂錫嘉名尋遷檢校刑部尚書充振武麟勝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復以刑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歷左龍武統軍鴻臚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轉左驍衛上將軍充大内皇城留守以疾薨壽八十三特詔贈某官我南陽郡夫人能氏祖元晧皇朝禮部尚書左金吾衛將軍進國公岌與嵩南陽夫人之二子也嵩任某官岌以某官奪喪制葬以某年月日於某地岌不肖能言先將軍之職官而不能知先將軍之勳業矣乞爲碑予按僕射張建封以貞元十六年薨於徐徐人立其子愔求命南陽王不義其所爲以渦之衆盡棄去由是泗濠之守皆據郡愔不能令卒帖徐由南陽王之斷其臂也元和之二年潤帥錡求覲京師既許之不克覲辱中貴人殺其臣寮以令下楊帥鍔以叛告朝廷甚憂之初錡筦鹽於潤有年矣削虐暴很其下甚畏之而庫便之藏以億計潤之師故南韓晉公之所教訓弩勁劒利號爲難當是時初定蜀兵始散物力未完加誅於錡

甚難之憲宗皇帝不得已下誅詔不浹日露章自潤曰
十月十二日錡就擒從亂者無遺餘問其狀則曰錡既
叛以是月十一日命南陽王田少卿李奉仙率銳衆以
圖池南陽王喜養士又能爲逆順言朗日與二將誓所
部迴討錡城守不敢出環其城是夕攻愈急錡衆壞散
縋于城下遂就擒自是南陽王勳名顯於代性卑順不
伐在振武時以檢儉同士卒勞苦居餘官皆謹慎專至
如不及在朝廷十餘年似無功能者未嘗圖進取薨之
日家甚貧幾無以葬其身天子憐之廢視朝輟布帛給
班劒鼓吹以葬之嗚呼舉三十年爲言其間至將相者
凡百數耳目相遠之後非其子孫能識其姓名者十不
能一二焉若南陽王縛錡棄惜鑒徐究潤自取爵位以
貽不朽無幾希矣碑於其墓不亦宜乎銘曰

在昔徐師知于南陽付授兵柄　俾爲防徐喪其帥徐
人恃强强以愒嗣不歸其喪我欲盡殄愒亦與亡不忍
自我焚其構堂我或不去愒盡必　其能久
長乃挈萬衆賓于隣疆愒果惴惴不假不狂逮及終歿
全歸其吭潤錡待我不踰于行一日叛　昏荒我
乃遽取歸之天王非不可殺示人不戕報愒以惠報錡
以常稱示厚薄俾文相當失勇克義不伐不揚銘于墓

石以永無疆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二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三

碑銘

唐故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東道觀察等使贈左散騎常侍河東薛公神道碑文銘

天下萬族言多大冠冕人物者凡八姓薛其一也自晉安西將軍懿避寇汾陰後世子孫遂與裴氏柳氏爲河東三著姓近世諸薛羣從伯季死喪猶相功縗者數十人迭居中外要秩皆邠州刺史寶徽之二世三世孫公諱戎字元夫父曰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同母曰贈某郡太夫人陸氏尚書景融女祖曰河南縣令贈給事中

縑河南於邠州爲季子刑部五男又終郎丹終賓客擁
終御史公實刑部府君第某子今尚書兵部侍郎集賢
殿學士放於公爲季弟公初不樂爲吏徒以家世多貴
富門戶當有持之者會兩弟相繼舉進士皆中選公自
喜遂入陽羨山年四十餘不出李衡爲刺史能以禮下
公及衡觀察江西求公爲幕中賓公許衡衡遷復爲觀
察使齊映乞自佐映卒湖南觀察使李巽遽辟之未樂
福建觀察使柳冕奏署書下詔公判冕觀察府中事累
遷殿中侍御史冕俾公攝行泉州刺史事時貞元中寵
重方鎮方鎮喜自用不用朝廷法公在郡用朝廷法不
用冕所自用者冕惡之先是宦者薛盈珍譖馬總爲泉
州別駕冕諭公陷總總無罪公不忍陷冕怒并囚之值
冕病俱得脫公由總以義聞冕卒闔濟美代冕使福建
復請公副團練事始受五品服濟美使浙東公亦隨副
之轉侍御史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公稱於朝因拜尚
書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王師出征以中貴人護諸將
州府吏迎迓館穀畏不及持奮劘於道路者相接唯公
境內按故道塗無所役且制闔闔無得授留守卒壞公
制公命寘諸獄留守怒遣將率徒略出之公不與卒致
留守諸市人皆賴之遷衢州刺史到所部視前刺史所

爲皆便俗公忻然無所改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其
最患人者荻塘河水瀦淤逼塞不能負舟公濬之百餘
里改刺常州不累月遽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團
練浙東西所部郡皆禁酒官自爲壚以酒禁坐死者每
歲不知數而產生祠祀之家受酒於官皆醨僞滓壞不
宜復進於柽棬者公卽日奏罷之舊制包橘之貢取於
人未三貢鬻者罪且死公命市貢之鬻者無所禁旬月
之內越俗無餘弊朝廷宜之積累歲不遷長慶元年以
疾自去九月庚申薨于蘇州之私第始生歲丁亥至是
七十五年矣天子廢視朝使使者贈賵賻祭臨且以左
散騎常侍追加焉十一月庚申洎夫人韋氏葬偃師河
南府君之墓左公後娶李夫人亦又歿于夭子曰沂始
九歲洽次之有女四人皆及其嫁公始以隱者心爲吏
不尚約束不求名譽人人便安尤惡苛雜爲郡時有善
歸之所部縣爲鎭時有善歸之所部郡是以在郡在鎭
時無灼灼可驚者既去人思賦斂多饒裕人然而儉於
用亏視其庫庾案牘盈羨無逋負亏在中書時公既歿
浙東使上公所羨之財貫繒積帛之數凡三十有九萬
則其去他郡也可知矣惜乎今之人揚善政者少公既
不自稱人亦莫能盡知公之所以理至於脫馬總之禍

抗居守之略施酒禁市貢橘惠施於人而歿而盈羨皆
予之適知者非公之不能有以多於此也性誠厚温重
然而歡愛親戚及爲大官遠近多歸之衣食婚嫁之外
無餘財一旦盡所有分遺親戚曰吾病矣爾輩各爲歸
去資親戚故舊皆哭泣盡散去及公去越之日徒御不
過數十人觀者嗟歎多出涕公爲河南令余以御史理
東臺自是熟公之所爲又嘗與公季弟放爲南北曹侍
郎公歿矣非我傳信孰當傳焉爲銘曰

婉婉汾州厥生九子子又生孫實大以祉祉延于公有
浙之東仲氏臨汝季氏南宮門戶有赫有赫斯融我禄
斯美我族斯豐朋舊親戚羈離困窮無遠無邇有來斯
雍公之喪矣族亦瘁止分散舟車各自鄉里有今之季
悲哀不已前年孟亡今年仲死撫視遺孤瞻望墳壟何
以推之古今同此貽之斯文以永來祀

故中書令贈太尉沂國公墓誌銘

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司禮氏持第一品幰弩已下備衛
椎鉦鼓鳴鐃簫笳笛前導我沂國公洎某國夫人某氏
合葬于某縣某鄉某里某原先是沂國嗣子肇乞予銘
墓石按沂國公姓田氏諱某字某平州盧龍人曾祖璟
官至鄭州別駕祖延惲官至安東都護府司馬沂國既

貴贈尚書右僕射父庭玠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相州刺
史中丞沂國既貴贈累至司空公本諱興司空第某子
幼敏雋年十八爲魏博衙前都知兵馬使自是魏劇地
劇職盡更之由太子賓客沂國公累加殿中御史侍御
史中丞秘書監元和七年同節度副使步射之衆皆隸
焉魏帥季安卒子懷諫始十餘歲惡輩樹之不累月魏
法大壞一旦萬衆相叫噪皆曰田中丞當爲帥公曰叱
叱止止衆曰何謂也公曰爾輩牽制孺子猶一累吾焉
能受爾輩卽欲受吾使用我乎皆曰諾公曰孺子之家
敢有辱者死擅殺人者死掠財者死天子未命敢有言
吾麾節者死訖吾世敢有不從吾忠孝者死汝輩可乎
皆曰可公乃狀其事於先帝先帝大悅降工部尚書魏
博相衛貝澶六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制刻節以
授之而又賜緡錢赦死罪復租入公乃獻地圖編戶籍
修職貢上吏員凡魏之廢置不關于有司者悉罷軍司
馬已下皆請命於廷然後斬暴亂敘勞舊除僭異弛禁
閉家家始以燈火相會聚親戚吉凶通弔問出入封無
所詰魏之人老者聞見平時多出涕少者不知所以然
百辟四方皆奉賀朔年錫嘉名又朔年加僕射十三年
子布功於蔡加司空十四年帥師克東平加司徒平章

宰相事八月朝京師乞侍從先帝付以山東加侍中實
封以遣之十五年會上新卽位成德表帥上曰非吾勳
賢莫可入者轉中書令以往焉是日命子布節度河陽
以張之公旣入鎭去就事法猶在魏魏之人相與立石
乞文于陛下陛下詔臣稹爲文以付之先是瀛之樂壽
博野入於鎭公乃奏歸之長慶元年七月幽州亂公卽
日命將悉帥麾下集於境鎭人初受制未慣用於王是
月二十八日潛作亂公覺於師年至五十八天子震悼
罷五日朝冊贈太尉下詔徵天下兵且命子布脫縗絰
總魏師以自報兵勢未合布冤憤自殺遂罷討三年鎭
人歸其喪詔葬有加焉嗚呼魏之法虐切疑忌諸將以
才多死者公旣故爲刺吏子又多才好讀書識理亂形
勢孝友信義士衆多附服官望已重不宜免然而晦養
謹愼　下二十年訖無禍用是建大勳更大鎭模樣聲
名施於後世身以忠殁子以孝殁纍纍在墳下者如公
幾何人公若干男若干女子布終魏博節度使子肇鳳
翔府少尹子雝某將軍子某某官子琪某官女郗氏某
氏婦近世勳將尤貴富者言李郭然而汾陽西平猶不
得父子並世爲節制公與子布同日登將壇諸子洎伯
季龜綰金銀被腰佩者十數人不亦多乎哉銘曰

忠乎仁乎可以用於彼而不可用於此乎何魏人之不我以異而鎮人之不與我爲徒化蓁弘而爲血辨青旂於葦蒲感異物之先兆豈人力之能圖送橫之客歌薤露于嗟沂公今已乎

唐故京兆府盩厔縣尉元君墓誌銘

唐盩厔縣尉諱某字某姓元氏於有魏昭成皇帝爲十四世孫曾曰尚食奉御某祖曰綿州長史贈太子賓客某父曰都官郎中岳州刺史某母曰某望閻夫人妻曰隴西李氏女子曰某曰某君始以蔭入仕四仕爲盩厔尉丁太夫人憂遂不復仕享年五十五以疾歿於鄜州元和十五年四月某日歸祔於咸陽縣之某鄉某里君少孤力學通五經書善鼓琴能爲五言七言近體詩事親愉愉然終身不忘嬰兒之慕奉兄恭恭然若童子之愛敬臨弟侄妻子煦煦然窮年無慍厲居官以謹廉貞順而仁愛寮友之悍誕鄙異者游于君則必怡然無自疑于我矣嗚呼總是數者非古之所謂淑人君子歟不壽不達命適然也是月二十一日猶子晦跪于予曰某日孤子震裹衬事請銘于季父由是銘銘曰

或仁而夭或鄙而壽天乎不識人乎安究我之北原五世其墓子子孫孫前後左右歟有令人乃克來衬斯焉

克終亦又何疾

碑銘

有唐贈太子少保崔公墓誌銘

公諱倰字德長以孝公（按唐書崔沔官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謚孝）爲從祖父則其官族可知也沔弟濤官至大理少卿濤生儀甫官至大理丞贈刑部侍郎公即刑部之第某子母曰范陽盧氏贈本郡太君公再娶前夫人滎陽鄭之尚女後夫人范陽盧國倚女封范陽郡君七女三男三女既嫁鄭出也兩男三女出於盧逞千牛迺嗣經迅挽郎公以長慶三年二月四日薨於洛陽時邕里壽至七十一年

官至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階至正議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安平縣開國男紫服金魚之賜其尚矣葦以其年十一月之某日於其地公始以太廟郎再任爲東陽主簿刺史李衡一以自得衡遷湖南賓置之府罷授宣州録事參軍觀察使崔某狀爲南陵會南陵賦錢三萬稅輸之戶天地相遠不可等級由是歲累逋負人被鞭迫而又屠牛鑄錢則殺吏卒莫敢遽止者公始至怗怗然無約束適有屠牛鑄錢之徒敗覺者盡窟穴誅之群盜皆散走一旦命負擔者三四人悉以米鹽醯醬之具寘於擔從十數輩直抵里中佛舍下因召集老艾十餘人與之坐遍謂里中賦輸之粗等者吾不復問貧富高下之大不相當亟言之不言罪且死不實罪亦死既言之皆筆於書然後取所負米鹽醯醬飽所從而去又一里亦如之凡十數日盡得諸里所傳書因爲戶輸之籍有自十萬錢而至於千百者有自千百錢而登於十萬者卒事懸於門莫敢隱匿者是歲前逋負盡入焉宣使駭異之當去復留者凡七載歙州闕刺史府中賓皆願去宣帥衍不遣去以公攝理之用能也累遷京兆府司録拜侍御史轉膳部員外郎轉運使官會朝廷始置兩稅使俾之聽郡縣授公檢校膳部郎中襄州湖鄂之稅

皆蒞焉且主轉運留務於江陵公乃取一大吏劾其贓
其餘耑小不法者牒按之所蒞皆震竦歲餘計奏憲宗
皇帝深嘉之面命金紫加檢校職方郎中移治留務於
楊子仍兼淮浙宣建等兩稅使尋拜蘇州刺史遷湖南
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潭州刺史破壞豪黠
除去冗費歲中廩藏皆羨溢憲宗驛召至京城擢拜戶
部侍郎判度支不累月會上新卽位頓掌內外修奉景
陵一日下詔移五鎮幽州鎮州賜錢皆億萬郊天地上
徽名太和公主嫁可汗吐蕃請降使使者往返凡數輩
幽州囚將帥鎮州殺將帥食饟半天下兵自七月至十

二月一出於有司則其供辦之能可知也陛下特加工
部尚書以償之會鳳翔闕節度宰相奏名皆不可上曰
得之矣明日出白麻書以公爲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
府尹御史大夫充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使先是岐
吳諸山多梫欒柱棟之材而薪炭粟芻之類京師藉賴
焉負氣勢者名爲相市實出於官公則求者無所與由
是負氣勢者相與皆怨恨又無可爲毀乃揚言曰以崔
之峭刱廉隘好是非人士衆不願久爲帥陛下一旦問
宰相宰雖心知其不然亦惑於衆口卒不能堅辨上
意賴上仁聖不受讒乃以公爲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是後岐下諸將比比有來者予謂曰公於里閭間吾不
復問矣軍怨乎吏怨乎何爲詡皆曰舉其一二可知也
凡軍之怨怨不均也先是岐之軍食於　者同一斛食
於省者盈一一焉公乃歲以六十四萬斛　盈由是
言之怨乎哉吏之怨怨不厚也先是鄭少師得　上
吏之俸有加焉然而後鄭者輒以所加之俸管於庫其
　吏以下未嘗獲一錢公乃悉出所餘命糾掾已下均
取之因著令曰自是加俸貯於尉府賞信易取也人人
皆便之言者歎憤多出涕理河南不旬月家家自謂有
崔尹卒吏無敢入其門識事者皆曰三五十年無是尹
都者是歲七月抗疏言臣七十當致仕詞意不可遏朝
廷嘉之拜戶部尚書以遂志近世未有心膽既强聲勢
方穩而能自引去者矧年春暴疾薨于家予與公更相
知善有年矣公方氣性剛方理家理身廉儉峻直頗有
文章考公之所尚仁孝友愛內外死喪婚嫁之不能自
持者莫不已任之嘗以戶部侍郎爲其兄乞換一散品
致仕官天子憐其意特以太子諭德與其兄至於親戚
僚友間無所闕由是議論不能饒借所無者而所無者
亦以起畏避之爲理尚嚴矧勤於舉察胥吏輩始皆難
於公然而終卒無大過詞色朗厲若不可支梧然而下

於已者能以理決之無不即時換已見此其所多也銘曰

勇怯聲佞直特勁正根乎性抑厄病橫耆壽景盛由乎命我以其勁齒與位併銘于子孫用我爲鏡

唐故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贈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公十一世而生有唐綏州刺史朔朔生太子中允進德進德生昌朔令珍玉珍玉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公即尚書第三子諱建字杓直始以進士第二人試校秘書郎判容州招討事復謂爲本官會德宗皇帝選文學公被薦上問少信臣皆曰聞而不之面唯宰相鄭珣瑜對曰臣爲吏部侍郎時以文入官當校秘書者八其書則馳他人書建不馳故獨得上嘉之使居翰林中就拜左拾遺會德宗皇帝崩鄆帥擅師于曹詔歸之公不肯與姑息時王叔文恃幸異公意不隨卒用公意鄆果怙後一年司直給事府會朝廷以觀察防禦事授路恕恕治於鄙恕即日就公求自貳降拜六而後許詔賜五品服供奉殿中以貳焉會恕復取不宜爲賓者公罷去歸爲殿中侍御史有詔天下俟三節來獻先是襄帥均裴均獻在即亟相命俟節以

獻之公力爭不可意作謬官詩尋爲員外比部郎轉兵部吏部始命由文由部而仕者歲得調編類條式以便觀者罷成勞書凡成否之狀急一月人皆便之遷本南郎撿兵部郎中知制誥丞相視草時徵有寃益遂不復出樂爲少京兆會仲兄尚書遜被口語（高霞寓與吳元濟戰敗言爲遜所撓下遷太子賓客吏脤恩王傳）上疏剴白出刺澧州入以亞太常於禮部中叅貢士用已鑒取文章選用多薦說者遂爲禮部侍郎遷刑部權於吏部郎衆品一夕無他恙而奄忽將盡舉族環之請召呪妖巫搖首若不欲者寡嫂至斂衣若禮焉競不克言而遂薨年五十八是歲長慶元年之二月二十有三日也上爲之一日不視事以工部尚書追命之後四月祔先君於鳳翔府某縣某鄉某里實五月之二十有五日夫人渭源縣君房氏容州濟之女在太尉琯爲猶孫生五男長曰訥始二十朴恪慤頎次第焉二女皆十年而下長於議論用體識爲文章於朋友間好盡言然而未嘗以勝負形喜慍進退之際幾微不苟受官法與操行牢不奪亦未嘗皎皎自辨性潔廉而省貪有才者皆進之考行取友甚峻能銖兩人倫而滔滔者莫見其厚薄終肯延薦人常爲諱避其短善承受得喪故沒身無誕歎之言沒之日會上合百辟宴御

吏吏驟聞其喪聞者皆怛然愛惜無異詞公始校秘書時與同省郎白居易元稹定死生分至是稹與白哭泣不自勝且相謂曰杓直常自言在江陵時無衣食賴伯兄造焦勞營爲縱兩弟游學不數年與仲兄遜舉進士並世爲公卿而伯兄先杓直歿今杓直復不以疾聞於爾父有不朽行宜得知者銘吾悲撓不忍爲爾其告若父之執子訥遂來告曰爲誌且銘銘曰

日出入安歸今日之日是前日耶非君去此安之念君夢君今是君耶非之死信冥冥今安用銘此爲死而尚可識今魚膏大夜安忍觀此詞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五

碑銘行狀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大夫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守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裴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河東聞喜其望也唐故長安縣令諱安期贈左散騎常侍諱後已贈工部尚書諱郜其父祖其曾也贈晉陽縣太君王氏其母也故清河縣君房氏其室也昭應縣令稷虔州刺史慈蓋屋縣令及其季也進士

誨進士警其子也辛少穆李堯一陽觀李及其壻也參
軍於彭尉於雒丞於湖城復尉於奉先主簿於太常録
事於華戶曹於京兆檢校水部員外郎侍御史佐於襄
令於醴泉檢校庫部員外郎侍御史兼中丞團練觀察
於福建其官也中大夫上柱國紫綬金魚其階其勳其
賜也歲其月之其日癸卯其月之其日甲辰其月之其
日其始其葬其葬也某縣某鄉某里之某原其墓也少
好學家貧甘役勞於師雨則負諸弟以往卒能通開元
禮書中甲科在湖城時杖刺史若初寵卒返致若初謝
在華時會刺史故相郢將至舊法盡取行器於人公不
取給官司所有粗陳之其他廉法不撓皆稱是刺史郢
卒以上下考訓之初狀請白京兆尹於陵由是奏爲劇
曹掾佐襄時新換帥公爲新帥均馳撫其師會衆卒將
食舊帥賓公遏之不果食既而均至傲很不用禮公去
之在坊時歲旱廩庫空少不數年皆羙溢在鄭時朝廷
有事淄萘驢軍粟芻一出於鄭均次役役征人用不擾
義成節度光顏將出師乞自副且專留事訖師還不絶
糧饟義成換帥仍爲副皆帶刺史事理鄭凡三年鄭人
宜便觀察福建時遠俗佻剽食稅重繁急則散去緩則
偷苟持之五載不失所逮其就徵内外以才自許爲劇

職者皆開路不幸薨於楊天子聞之罷一日朝降使者
賻粟帛仍以左散騎常侍追加焉予與公姻戀公繼室裴氏
相習熟及予來東自謂與公會于途晨涉淮而夕聞其
訃其子誨雅知予有舊因請銘大凡公之行孝愛友順
顯揚前人冬曹晉陽寵備幽窀而又勤盡讓不爲競爭
官卑時多爲官重者所與居重官人皆以經慣吏理爲
美談不如是安能富貴其身哉銘曰

實而無文行則不振不有好辭安知令聞我有禄位榮
于子孫亦又記誌其期不泯

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贈太
保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嚴公行狀

曾祖方約皇利州司功參軍贈太常少卿

祖挹之皇徐州符離縣尉

父丹皇殿中侍御史東川租庸鹽鐵青苗
等使贈禮部尚書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嚴某字某年七十七
公少好學始以大曆八年舉進士禮部侍郎張謂妙選
時彥在選中不數年補太子正字歷櫟陽尉試爲大理
評事福州支使復以監察裏行爲宣歙觀察判官轉殿
中兼侍御史充團副加檢校著作郎賜章服入拜尚書

刑部員外郎一年轉太原少尹賜金紫尋加北都副留守兼御史中丞又加行軍司馬檢校司封郎中特命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河南節度支使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再命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三命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命加檢校司空始特命至是凡九年朝京師眞拜尚書右僕射依前檢校尋以檢校司空拜荆南節度觀察支度等使兼江陵尹御史大夫進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後累歲遷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兼襄州刺史司空大夫皆如故就加淮西招撫使徵拜太子少保依前檢校司空換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判光祿卿事復換太子少傅依前檢校司徒疾告久之有司上言百日不視事當絶俸特詔有司無絶俸長慶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薨於家上爲一日不聽朝詔贈太保出內帛以贈賻之恩有加也初貞元中宣歙觀察使劉贊以公勤信精盡深所委異十年之間政無細大一以咨之及贊府除掌贊餘務德宗皇帝善公之所爲是有刑曹之命且欲任用焉會太原節度使李說嬰疾曠廢遂命副助之其實將代說矣公事說愈謹待下愈謹及說薨而人人皆願爲帥

德宗皇帝因人焉元和初楊惠琳反於夏公上言曰陛下新即位惠琳不誅威去矣臣請偏師斷其頭優詔許之公乃秣芻以載於車烝糧以曝於日齎輓輕重人利百倍惠琳誅是有金紫大夫尚書左揆開國扶風之命焉明年賊闢刼蜀兵以叛詔公分師以會伐今司空光顏將往會公乃悉出帳下衛以驍果之柄以付之然後豐其資賞副以兼乘涉棧道者五千餘騎人無徒步而進者馬有羨力兵不勞困蜀人駭竄自我功爲多役罷是有檢校司空之命焉公之始帥太原也內外乘馬不過千餘匹三年皂而秣之者六千匹出之於野者以萬數及命十不能一二焉嘗大閱於并城東種落畢會旗幟滿野周廻七十里不絕時廻鶻悔綠將軍來在會聞金鼓震伏其在江陵也蠻酋張伯靖殺長吏刼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詔公討之公上言曰緣谿諸蠻狐鼠跧竄王師步趨不習嵌嶮泝水行舟進寸退里晝不得戰夜則掩覆攻實危道招可懷來臣今謹以便宜未宣討詔先遣所部將李志烈齎書諭旨俟其悛心不十餘日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下公天子褒異一以委公公命志烈復往伯靖遂以其下舒秀和等來就戮詔公皆署麾下將以撫之由是六州平而伯靖亦卒

爲我用荆俗不理室居架竹苫茅卑庳褊逼風旱摩戛
熇然自火公乃陶瓦積材半入其直勉勸假借俾自爲
之數月之間廛閈如化災害減少人始歌之及朝廷有
淮蔡之師乃命公爲襄陽節度以招撫之既至再旬而
王師濟漢器備車徒皆若素具俸秩廩禄一以資軍公
之大槩推誠厚下善用人之所長故誅琳破闢柔伯靖
秀和皆談笑指麾而人人自輸其効理身理家和易孝
敬親喪不自支事兄嫂有過人者前後四顯親而先府
君位尚書先夫人封虢國朋友姻戚泳游於德宇者如
歸焉自始建牙選將開幕壁於今纔二十年矣目擊爲

將相者逮不肖凡九人焉其餘從公而同奉朝請者可
知矣公之先自兩漢至隋氏郡守列侯駙馬御史郡丞
將軍刺史著作郎數百年冠冕不絶代若公之出入更
踐位與壽極其上無如也高祖協貞觀中文皇征遼爲
海東運糧使洮州都督自高祖至王考禮部府君爲政
皆嚴明無畏避初府君爲松滋江陵令恃豪賴軍目氣
勢者比比皆杖殺邑人相與刻石歌詠之先是開元天
寶間安之尉京劇挺之更右職破壞豪黠如神明至是
挺之子武洎府君又著稱有唐言剸斷者先嚴氏焉自
公始用儒素謙廉見推於早歲及爲大官益自勞謹貴

貴尊尊而哀賤下於已者雖走胥負卒幼子童孫終不得聞辱詬之言而窺怠墮之容矣用是享年七十七仕五十年一爲尚書三歷僕射六兼大夫五任司空再踐司徒三居保傅階崇金紫爵極國公荆并襄皆天下重地也繼爲統帥者十有四年前後奏名刺率百辟以慰慶吉凶者凡八載然而褫免之誚不聞於耳憂悔之緒不萌於心非夫上取信於其君下取信於其友權近不疑於畏逼戎旅賴我以安全其孰能如此哉詩所謂終溫且惠淑愼其身於實敢信備録聞諸有司謹狀上尚書考功稹燮贊無狀孤負剛恩天付郡符官未稱責日夜憂畏豈暇爲文無何太保公諸子以稹門吏之中恩顧偏厚具狀官閥且訃日時願布有司以旌懿行其間親承講貫子孫不得而聞者往往漏略恐他人纂撰益復脫遺感念曩懷遂書行實其所行事由荆而下皆所經見由荆而上莫非傳信飾終定謚期在至公謹狀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五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六

碑銘

唐故使持節萬州諸軍事萬州刺史賜緋魚袋劉君墓誌銘

歲長慶之癸卯五月日乙亥處士祿汾以亍友保極喪計於亍且告保極遺意欲亍誌卒葬亍哭泣受妻子賓友弔又哭泣退敘事保極諱頗姓劉氏漢燕王子孫之在其國者皆稱昌平人後世有清夷軍使拯爲清夷軍使時會侯希逸叛遼海側近軍郡守將皆棄走拯獨不棄軍軍亂害及拯朝廷忠之以平州刺史告其第平州

生表裏表裏官至深州長史亦用忠戰死於軍長史生
子鶚子鶚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唐州刺史與周增等謀
潰李希烈覺皆殺之君實唐州之長子希烈不忍其幼
養之麾下凡攻戰必攜去年十四五始讀書希烈死得
脫舉進士文詠詞調有古時人氣候不肯學慼慼近一
題者試一不中遂不復試復田於唐唐刺史願得君爲
壻君不願爲刺史壻刺史怒暴租其田君乃大集里中
諸老曰刺史謂田足以累我耶由是火其居出券書投
火中盡畀諸老田棄去汝上讀書賦詩厚自期待刺史
陸長源器異之三十餘試授秘書省校書郎復以協律

郎從事於鄜元和初高崇文方下蜀宰相杜黃裳以君
爲大理評事畫於軍後爲壽安主簿適烏重胤以懷汝
之師來伐蔡請君爲監察御史判懷汝營田事尋改節
度判官賜章服是時賊始盛陳許懷汝之衆怯怯未振
舉都統韓弘在大梁君乃請於烏曰靑陵故城地高要
得之可以據賊矣公能使我於韓可以得烏使之韓一
見奇之竟夕與語遂命陳許懷汝大梁之衆據靑陵尅
日遂據之自是官軍乃大振凡烏之戰陣謀取案牘書
奏之事皆咨之嘗爲烏啟事京師憲宗皇帝語及陣法
曰卿何以知戰對曰臣固淮西之戰者也讀書餘事耳

遭太夫人喪服闋以從來所賦詩投宰相令狐楚楚屢吟賞於有文章者宰相段文昌在蜀時愛君之磊落善呼吸人遂相奏天子以君爲殿中侍御史銀州長史知刺史事先時銀之長不命於朝數十年矣諸將攝理奪其馬牛夷人苦益復叛遠君始受命指贏輸之白四足者謂予曰君爲我識之此馬苟無死不復易矣至所治党頂諸羌來會聚君告以忠信廉儉皆出涕無敢違告者歲餘受代酋長拓拔建宗等七百餘衆遮擁不欲去君馳去之建宗等稍稍隨至境果以贏輸之白四足者歸京師自外無餘畜及君之歿諸羌之長不絕聘尋授河西令侍中弘方在蒲得君喜甚因請自貳朝廷以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充河中節度副使又歲餘君所善元稹爲宰相朝謂君曰君將展矣亟薦之稹竟不能用尋除萬州刺史病於汝竟以長慶三年某月日卒所寓年若干以某月日葬某所君五男二女李氏婦洎處子皆女也統剛既剛越剛坎剛總剛皆男也處士祿汾始終視其喪始君善交人凡氣志豪健尚功名者多師之投分誓且死爲收長用慈儉閭里皆愛惜少爲陸尚書長源李尚書元素鄭司徒餘慶杜司空黃裳所知羣公更處重位君亦不能遂所欲烏之知且委也事以喪廢

韓之器且薦也卒不獲用命也已予爲監察御史時始與君更相許與爲將相予果爲相而不能毫髮加於君非命也予罪也抑不能專善善惡惡之柄耶不然何二世死忠之家既生如是之傑而卒不能成就之嗚呼銘曰

氣成鬱噎必爲風雲有志不洩死當能神神固不昧故吾有云天子思我朋嫉我思雖我頡屢心我不泯誓致堯舜封山侍巡慟告君墓報君知人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并序

敘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其千頌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梧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上去聲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寬衰存離之作尤拯於古晉世風槩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

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盖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韻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益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平聲）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奥乎予嘗欲件拆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准特病嬾未就適予美之孤子子嗣業啟予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次于荆推知予愛言其大父爲文拜予爲誌辭不可絶予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

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帝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甫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官出爲華州司功壽遷京兆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殁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七

碑銘

唐故朝議郎侍御史内供奉鹽鐵轉運河陰留後河南元君墓誌銘

有魏昭成皇帝十一代而生我隋朝兵部尚書府君諱某後五代而生我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府君諱某君即府君之第二子也諱某字玄度娶清河崔隣女生四子長曰易簡榮陽尉次從簡曲沃尉次行簡太樂丞幼弘簡長女適劉中孚早卒次嬰疾室居次適蘇京舉進士次適李殊殊妻早夭君始以恒王參軍附太學

治春秋中授左清道府録事參軍歷湖丞秩罷丁比部府君憂服闋調興平長安萬年尉丁榮陽太君憂服闋除萬年丞遷監察御史知轉運永豐院事殿中侍御史留務河陰加侍御史賜緋魚袋元和十四年以疾去職九月二十六日歿於季弟虢州長史穜之官舍嗚呼我尚書府君有大勳烈於周隋氏我比部府君積大學行搢紳間我諸父法尚嚴家極貧而事事於喪祭賓客雖帚除薪水不免於吾兄貞元初蝗且儉我先太君自府君貨女奴以足食君泣曰太夫人專門戶不宜乏使令取新婦氏媵婢以給貨向是三十年養育八男女始元和中乃復奴婢之籍焉先府君蕞集羣言裁成百葉書抄君懼不得授乃日一食以齋其心者一月先太君憐而請焉由是盡付其書是歲貨　足食之一日也日一粥而課寫千言三歲乃卒業先府君　養之歲前累月而季父侍御史府君捐館亓伯元由官阻於蔡叔季皆十年而下遺其家唯環堵之宮耳皆曰貨是以襄二事可也君跪言於先太君曰斯宇也尚書府君受賜於隋氏乃今傳七代矣敢有失守以貽太夫人憂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由是匍匐乞以終其喪自興平長安萬年尉俸不過三四萬然奉顏色絜祀備吉凶來賓客無

遺焉均也已雖遊千里貿費毫釐未嘗不疏之於書還
啟先太君下示仲叔季且曰尊夫人慈不我責不如是
自束脩不義矣其在于京邑專捕盜者八年破囊橐掘
盤牙不可勝數莫不刑者不懲強者不暴其在河陰也
朝廷有事於淄蔡累百萬之費一出於是朝令朝具夕
發夕至者周五星歲而後功成役罷凡主供饋之百一
於君者皆以課遷唯君終不言賞賞亦不及嗚呼君之
生六十七年矣四十年事親無一日之怠三十年養下
無一詞之倦撫諸弟無正色之訓而亦不至於不恭教
諸子無鞭笞之責而亦不至於不令以閒處劇而吏不
忍欺以直立誠而忤不及物沒之日二子不侍無一言
之念知叔季之可以任喪祭也嗚呼愛我者張仲知我者鮑叔
叔季之可以教侄也室空牆壁無一顧之憂知
于生幾何懼不克報或忘不忘記之斯文銘曰

唐元和之已亥惟孟年十一月十六日仲月之良辰合
葬我元君于咸陽縣之洪瀆川從先太君之後域而共
閟于夫人崔之墳

唐故建州蒲城縣尉元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莫之有魏昭成皇帝十七世而生某官某君
即某官之次子也少孤母曰渤海封夫人提捧教訓不

十四五其心卓然讀書爲文舉進士每歲抵刺史以上求與計去且取衣食之資以供養意義漸聞於朋友間無何宗侄義方觀察福建子幼道遠自孤其行拜言勤求請君俱去太夫人曰吾有爾兄養足矣爾其遂行旋授建州浦城尉宗侄之心腹耳目之重以至閨門之令盡寄於君上下不怨誠且盡也又無何宗侄觀察鄜坊君亦俱去心腹耳目之寄皆如初宗侄歿子公慶號駭迷謬無所據君自始至卒任持之公慶事公雖及喜愠不敢專元和中丁封夫人喪痛毒哽咽結氣膏肓既喪遂卒不散十五年八月二日終于京城南享年五十八公慶襄其事夫人濮陽吳氏賢善恭幹生一女女亦惠和夭君前累月嗚呼吳夫人可謂生人太苦矣予與君伯季之間十歲相得師學然諾出入宴游無不同也及逾三十年予亦竊位偷名官進不已然而終無濡縷之力及於君君何足悲適自悲耳銘曰

維元和庚子十一月之四日禽交加六神沒于嗟元君歸此室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七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碑銘

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

陸氏姊事父母以孝聞事姑如事母善伯以悌　事兄睦族以惠和煦下以慈愛四者謂之吉德然而不壽也嗚呼享年三十有一歿世於夏陽縣之私第是唐之貞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之初五日矣冬十月十有四日葬於河南洛陽之清風郡平樂里之北邙原從祖姑兆上永貞之元年歲乙酉朔旦景申辰在巳酉須時順也始祖有魏昭成皇帝後失國今稱河南洛陽人焉六代

祖諱嚴在周爲內史大夫以諫在隋爲兵部尚書昌平公中　君子曰忠之後必復降五世而生我皇考府君諱其以四教垂子孫孝先之儉次之學次之政成之當乾元廣德之間郡國多事由雲陽昭應尉馮翊猗氏長遷于殿中侍御史或未環歲或未浹時而五命自天非夫公不來則人不蘇公不遷則善不聳何是之速也董芳書奏議者凡八人其在比部郎中也宗人得罪有不察夫王與珉類而不雜者屈我府君爲虢州別駕累遷舒王府長史至則懸車息　宴如也嘗著百葉書要以萃羣言秘牒一開則萬卷皆廢由　惧夫百氏之徒一歸於我圃所不樂也故世莫得傳　業至矣不峻其位不流其化時哉時哉我外祖睦陽鄭公諱濟官族甲天下我太夫人聖善六姻　以憫默訓婢僕傭保以莊勵爲鞭笞用至於兒稚不能　楚而嗃嗃於他門肆我伯姊穆其嚴風柔以慈旨於人　矣生十四年遂歸於靈郡陸翰翰國朝左侍極兼宰相信之玄孫臨汝令秘之元子魏出也魏之先文貞有匡君之大德翰少孤事親以至行立釋褐太平主簿我姊由是而歸之逮陸君之宰夏陽也事姑垂二十年矣姑愛之若慈母婦敬之若嚴君雖母兄之饋不授於姑則不至

而況於私其財乎閨門之內未嘗以往復之言聞婢僕而況於相色乎及太夫人之沉痼也夫人亦不利行有年矣然而藥不嘗於口則不進衣不出於手則不獻冬之夜夏之日環侍其側者二三歲衣不釋體倦不形色曾不以已之疾爲瘉矣嗚呼閔之養其親也方於此何如吾不知也至於陸君之在疚也克哀敬以終　之舊疾暴加不數日而亹作陸君縻職他縣至則無及矣將訣之際子號女泣問其遺訓則曰吾幼也辭　報親日短今則已矣不見吾親親乎親乎西望而絶痛夫孝於親敬於姑順於夫友於兄弟辭世之日毋不獲撫夫不及決兄不得臨弟不得侍天乎淑善反以爲罪乎二女曰燕曰迎兩男師道嬌夫人兄沂兄秬弟積弟稹或游遠或守官或歸養皆不克會葬陸君先是職于使又不克董喪從父季　以二子襄事禮也　尊夫有命于小子稹曰吾大懼夫馨香之行莫熾于後爾其識之是用銜恤隕涕篆銘于壙銘曰

嗚呼有唐陸氏孝夫人元氏之墓

唐左千牛韋珮母段氏墓誌銘

唐少保贈僕射韋公幼子左千牛珮母曰武威段氏故衢州司田參軍岌之弟二女也其四代祖褒國公楊州

都督贈輔國大將軍生曾祖宣州長史諱弘珪生大父鄜州刺史諱懷本先是僕射裴夫人早世女抱子幼思所以仁之者命主　之始長安令至於都留守持門戶主婚嫁者殆十五歲當貴大之家處謙謙之勢然而不怨不德禮得其宜信難矣今僕射喪益不失非盛勳列之後其孰能如此哉元和四年九月十九日暴疾終于履信第享年四十定其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河南縣龍門鄉之午橋村凡韋氏之族姻聞其喪莫不親者悲疎者歎不亦善處其身哉故僕射諸子洎諸女皆服兄弟之母服而哀有加焉始予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歿免水火之烖成習柔之性用至於粧櫛針組書誡琴瑟之事無遺訓誡有以賴焉是以予妻之言於予曰離則思思則夢夢則悲疾則泣戀戀然予不知其異所親矣決予之際切以始終於敬爲託焉今日之誌其終乎銘曰

母以子貴貴必因人人本乎祖祖盛厥勳昔我稚室懷其仁仁莫之報沒沒而有云今復泯矣報之斯文

葬安氏誌

予稚男荆母曰安氏字仙嬪卒於江陵之金隈鄉莊敬坊沙橋外二里嫗樂之地焉始辛卯歲予友致用憫予愁爲予卜姓而授之四年矣供侍吾賓友主視吾巾櫛

無違命近歲嬰疾秋方綿痼適于與信友約浙行不敢私廢及還果不克見大都女子由人者也雖妻人之家常自不得舒釋況不得爲人之妻者則又閨衽不得專妬於其夫使令不得專命於其外　不得以尊卑長幼之序加於人疑似逼側以居　身其常也況于貧性復事外不甚知其家之無苟視其頭面無蓬垢語言不以饑寒告斯已矣今視其篋笥無盈餘之帛無成襲之衣無帛裹之衾于雖貧不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于察耳以至於其生也不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稚子荆方四歲望其能念母亦何時　立則不能使不知其卒葬故爲誌且銘銘曰

復土之骨歸天之魂亦既墓矣又何爲文且曰有子異日庸知其無求墓之哀焉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九

祭文

告贈皇考皇妣文

嗣子稹等謹以常饌嘉蔬之奠敢昭告于皇考贈右散騎常侍皇妣贈滎陽郡太君今皇帝二月五日制書澤被幽顯小子稹參奉班榮得用封贈越七月二十八日乃詔先夫人曰滎陽郡太君洎八月之九日復詔先府君曰右散騎常侍祇命隕越哀號不逮追念顧復若亡生次惟積未成稹幼遭閔凶積未成童稹生八歲蒙鞅孩稚昧然無識遺有清白業無樵蘇先夫人備極勞苦躬

親養育截長補敗以禦寒凍質價市米以給脯旦依倚
舅族分張外姻奉祀免喪禮無遺者始　兄集得尉與
平然後衣服飲食之具粗有准而猶卑薄儉貧給不假
足慈訓備至不肖乃立積初一命穎始奉朝供養未遑
奄爾遺棄亹罪不死重羅纓嘗遷換因循遂階榮位大
有車馬豐有俸秩書扇雖存舊老已盡顧是所有將焉
用之嗚呼生我者父母享此者妻子勤頼者兄嫂優餘
者婢僕追孝不過於一奠薦寵不過於揚名哀哀劬勞
亦又何報摧圮殞裂酸傷五情謹於先太君載誕之日
祗告贈典并焚黃制以獻號慕及痛肝心伏惟尚饗

告贈皇祖祖妣文

孝孫穎敢昭告于皇祖陳州南頓縣丞贈尚書兵部員
外郎府君祖妣贈晉昌縣太君唐氏惟元統運嘗宅區
夏選諫賢善俾公彭城公實能德延于後嗣降及兵部
爲隋巨人抑揚直聲扶衛高衰俗戶部績紹傳于魏州蘊
鬱懿粹族用繁昌始兵部賜第於靖安里下及天寶五
世其居冕昇駢比羅列省寺一日秉朝　凡十四五
叔仲伯季姊妹諸姑洎友壻及壻殤孫歲時與會集者百有
餘人冠冕之盛重於一時將燕寇突來人士駭散蔭籍朘
削龜繩用稀我曾我祖仍世不偶先尚書盛德大業屈

於郎署小子穜蒙幸餘福據有方州今皇帝嗣位之初
澤被幽顯尚書府君洎榮陽郡太夫人當進封贈小子
穜伏念先尚書嘗以比部郎乞換追命朝列不許大孝
莫申是用追述先志乞回恩於祖父祖妣是歲八月十
八日詔以兵部員外郎晉昌縣太君來告第擢慕感咽
五情傷殞謹以仲冬日至修奉常薦焚獻制書昭告神
几伏惟尚饗

告祀曾祖文

孝曾孫穜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曾祖岐州參
軍府君禮稱祫禘烝嘗一歲用是四者而已唐制位五
品皆廟祀廟祀亦以求吉日其餘未廟祀者各奉家傳
疎數每異昔我先府君深惟孝思終已不怠每歲換正
至涉佳辰覩兒孫賓遊相會聚未嘗無悲是用日至暨
正旦仲夏之五日季秋之初九莫不修奉祠祀以達事
生之意焉逮小子穜冒華官榮當立廟以事先人於京
師會值譴出未果修構宗子積牧民於金復不克以上
牲陪祀每衣裘葛酸傷五情今謹依約廟則每歲以二
至二分暨正旦與宗積彼此奉祀於治所始用變禮不
敢不告伏惟尚饗

告禽三陽神文

維年月日通州司馬穎用肴酒爲州人告于畬三陽之
神圖籍鐫載耆艾傳述通之盛時戶四万室耕稼駢緻
謠謳湧溢屢閑珠玉樓稚丹漆孝順子孫廉能吏卒軒
然神功坐受嘉栗政式不虔人用不謐奪富撓豪軋窮
役疾弱者逋播悍者憤怫飢饉因仍盜賊倉卒閭落焚
燔城市剽拂人民遂空萬不存一神居毀蕩神氣蕭颼
再完陋官榻不容膝僅有雞豭無復芬芯豺虎號噪麋
鹿幽噎厲鬼癘人貪吏殄物闞闖丘墟門戶蒿蓽神又
何情受人祈乞嗚呼閔天軸地羅星走日水火炎潤原
濕生出古不獨加今不獨屈化由人興胡不爲率我貳

茲邑星歲三卒熟視民病飽聞政失自喪守候月環其
七弊深力薄未暇纖悉都虛盧持先後排比附防風俗
簡用紀律功不甚農虛不勝實乃勸　人大課芟鉏人
人自利若受鞭秩旋六千里功旬半畢嗚呼教則人功
理有陰隲農勸事時賞信罰必市無欺奪吏不侵軼非
神敢煩在我有術雷鞫雨枯蒸頑曝鬱　導百來呵厲
四逸非我敢知有神之吉惟我惟神各恤其恤神永是
邦我非常秩繼我者誰爲神斯慄尚饗

告畬竹山神文

穎聞天好平施而特累山嶽許其嵩崇聖王亦視之公

侯不惜牲幣葢以其鎮定區宇舒貯風雲毓櫟櫨棟礎洎百穀萬貨以資養於人也至於蒙翳薈羅惡木穴窟蚍蜥虎豺迎礙吞噬以遂其高傲堅頑之勢非天意也按通之載號神爲名山川且邇邑屋而扶道途然而不砟不穫不礎不柱藂集貙蟒蔽弊道路將五十年矣實人力之不足於山也非神之過今天子斬三叛之剛年通民畢賦用其閒餘夾津而南開山三十里爲來年農種張本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郡司馬元稹率屬攸置酒肴以告于神曰通之邑居纔二百室一旦爲神翦翳穢戮豺狼幅員六十里之地亦足爲用力於神

神其戒哉敬用嘉祝祝曰爲山輸力爲民豐食廩以萬億蟊賊以殛報用黍稷謚用正直播布不殖淫厲不息風雨不式猳麋不比俾民無得將他山是嗇棄神之域爲神之羞永永無極神其畏哉尚饗

報三陽神文

維年月日文林郎守通州司馬權知州務元稹謹遣攝録事參軍元叔則以清酒庶羞之奠以報于三陽神之靈越九月始踐朔霖雨既旬式從榮典俾吏拜稽首祈三辰克霽于神神初饗若不踰祈幽妖靈虯不克　負輸穫熟者賴神之仁仁必報式備報典不敢諼伏惟尚

饗

祈雨九龍神文

稹始長慶二年夏六月相天子無狀降居于同愁慙焦勞求念隱思有以報陛下莫大之恩涉歲于茲理用不效冬不時雪春不時雨越二月宿麥不滋耒耜不刺大懼茲歲患成于人以羞陛下之奬寄刻責罪悔罔識攸

凡天降疵厲必因於人豈亏心之虛削孤獨依倚氣勢耶將亏刑之僭濫失所冤哀無告耶或亏政之抑塞和令開洩閉藏耶舉動云爲罔不在我神怒天譴降災于我身我不敢讓今夫蠢蠢何罪物物何知使不肖者長理而災害隨至無乃天之降罰不得其所耶痛毒惻怛無所赴露惟龍司水于同同人神之謹齋戒沐浴叩首揮淚願以小子稹爲千萬請命于龍龍其鑒之克三日雨我田疇其育以報不然災于亏身亦足以謝伏惟尚饗

報雨九龍神文

同州刺史元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九龍之神是月已巳刺史稹以二從事蒙受塵露百里詣龍爲七邑民赴訴不雨亏固慙惻言訖涕下親爲龍言龍意享若是夕而應庚午而降辛未而洽癸酉而飫甲戌而霽

乙亥而報報典不渝龍祐宜永訖是嘉穀勿旱勿霖歲
其有成無忘龍德尚饗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九

維元和九年歲次甲午十二月朔甲辰其日辰使謹遣
某用少牢醴酒之奠昭禱于淮瀆長源公之靈浩浩靈
源滔滔不息流謙順處潤下表德清輝可鑑浮穢不匿
月映澄鮮霞朗煥艴經界區夏左右萬國百川委輸萬
靈受職越海貢誠載舟竭力朗哲用興凶戾潛殛耿爾
吳頑蔑然蠢賊鴟張蔡郊蟻聚淮側喪父禮虧千君志
復天子命我滌除妖慝卒乘戈鋌嶷嶷電淬爪牙

雷憤胸臆王心示懷士剪猶抑柔叛　衷取順拾逆咨
爾有神逮爾有極彼暴我仁彼枉我直歸我者昌倍我
者闢不斬祠祀不湮溝洫不殄渠魁不虐畏逼不進梯
衝不耀矛戟火滅燎原人歸壽域然後潔神牛羊奉神
黍稷告神有成謂神不惑尚饗

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

維元和六年七月某日文林郎守江陵府士曹參軍元
稹謹遣弟某姪男祇酌捧饌敢昭告于白氏太夫人之
靈嗚乎分同伯仲古則拜親既陪長幼之列遂生骨肉
之恩禮由情展情以義殷情至則爾豈獨古人況稹早
歲而孤資性踈愚既不得爲達識者所顧亦不願與順
俗者同趨行過二十塊然無徒及太夫人令子藝成學
茂德馨一舉而搴芳蘭署再舉而振藻彤庭愚亦乘喧
濫吹謬列莖英跡由靜合言以心誠遠定死生之契期
於日月可盟　同金石愛等弟兄每均捧檄之禄迭慶
循陔之榮用至於二門之童孺莫不達廣孝之深情逮
稹謫居東洛泣血西歸無天可告無地可依喘息　盡
心竭已飛太夫人推濟窒之念憫絶漿之遲問訊殘疾
告諭禮儀減旨甘之直續鹽酪之資寒溫必服藥餌必
時雖白日屢化而深仁不衰天乎是感人乎詎知不幸

餘生苟活重戴冠纓再展升堂之拜旋爲去國之行
澤畔之云幾奄天禍之無名朋友訃告慰問縱橫猶恍
恍而期悞忽浪浪而淚盈處衆憫默入門屏營移疾於
趨府之辰孰知潛慟視惟幼女在側無處言情行吟倚
歎夢哭魂驚徃徃不寐晨鍾坐聽豈由禮而當爾蓋感
深之所縈嗚呼仁之莫報哀不得申　太夫人以猶在
感今古之同塵嗚呼哀哉太夫人族茂　仁深聖善
勵諸子以學故大被澤隣示諸子以正故寸葱方判保
參不疑戒歌非淺重則金鑾之英季則蓬山之選豈
因地而德所貴飭躬而顯何昊天之不弔罔終惠於哲
人既生賢與種德何顦顇之相因見聚螢而肄業知織
縷之嘗勤　將期於萬石曾不待夫重茵嗚呼哀哉誰
非顧復我實　疾有萌漸禍無因緣哀感行路況乃
令子之交親雖千詞之稠疊終萬恨之莫陳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

祭禮部庾侍郎太夫人文

外孫女甥朝議郎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元稹謹以
清酌嘉蔬之奠敢昭告于庾氏太夫人扶風郡太君韋
氏之靈赫赫韋門祁祁騫騫蹙蓄峻峙洛澤清源公卿
委累賢彥駢繁金玉不耗芝蘭有根厥生孟母德盛教

尊訓下以順睦族以姻猶子猶女惟弟惟昆至者處者
終無閒言他族之長豈無鬱溫自我均養人用不怨佛
氏有云世火焚燔慧劒斷網摩尼照懺　心獨得深入
妙門嗚呼良人早世素空存　以義爲軻避喧教
自髫齔成于冠婚鬱爲重器瑚璉琥珀南北臺省東西
掖垣更踐迭處以慰朝昏孝女視膳令婦執笄封燔芍
社抱弄荃蓀陔蘭始茂隙駟俄奔神不可　天何足論
嗚呼哀哉白日入地晝翳羅軒　燎宵燼銘旌曉翻望
望踰閾遲遲改轅佳城故兆風樹烋原哀子泣血行人
斷魂稹也幼婦時惟外孫令姓異縣謫任遐藩升堂不
及執紼空敦伏讀哀誄晚薦芳罇辭訣有禮悽愴無垠
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妻韋氏文

嗚呼敘官閥誌德行具哀詞陳薦奠皆生者之事也於
死者何有哉然而死者爲不知也故聖人有無知
嗚呼死而有知豈夫人而不知乎之心乎尚何言哉且
曰人必有死死何足悲死且不悲則壽夭貴賤纔麻哭
泣藐爾遺稚慼然鰥夫皆死之末也又何悲焉況夫人
之生也選甘而味借光而衣順耳而聲便心而使親戚
驕其意父兄可其求將二十年矣非女子之幸耶逮歸

于我始知賤貧食亦不飽衣亦不溫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他人以我爲拙夫人以我爲尊置生涯於濩落夫人以我爲適道捐晝夜於朋宴夫人以我爲狎賢隱于幸中之言嗚呼成我者朋友恕我者夫人有夫如此其感也非夫人之仁耶嗚呼歔欷恨亦有之始予爲吏得祿甚微　日前之戚戚每相緩以前期縱斯言之可踐柰夫人之已而況携手於千里忽分形而獨飛昔慘悽於少別今永逝與終離將何以解予懷之萬恨故前此而言曰死猶不悲嗚呼哀哉惟神尚饗

祭亡友文

嗚呼英英君子汲汲仁義壽則道亨夭亦德熾滔滔衆人沒沒名利材不稱官老不識事紫綬榮身黃髮垂穗徒擲天年竊耀名器石頑慧朗亦有何貴君雖促齡實大其志呼吸風雲擺落塵膩泥濜珠玉糞土名位瞪目凡流傾心俊異譽如不聞毀亦不忌不求近効直詣殊致圈檻豺狼籠御鵬驥塹山堙海吞呵噴渭嶽立英髦粉碎庸媚德我者煌煌虐我者惴惴赫赫其門揚揚其氣念昔日之盡言此唯君之大意天不降年志亦沒地我輩尤在尚可晞冀故曰交本乎道道通乎類身沒類存道則不墜信後圖之未忘柰目前之歔欷昔江濆之

送君每重宵而疊醉曾不易其津涯忽莫陳於喪次嫺婦號呼哀亂提稚拜我者曩日之舊童示我者絶時之遺字埋萬恨於深心泗終天之別淚嗚呼哀哉尚饗

元氏長慶集卷第六十

右元微之集六十卷微之以長慶癸卯鎮越大和巳酉召還坐嘯是邦閱六寒暑今種山之喬木數十百章豈亦有甘棠存其間乎橫空傑閣蓋一城偉觀扁表所書則其州宅之牽章也微之以文章鼓行當時謂之元和體在越則有詩人入幕府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所謂蘭亭絶唱陳迹猶可想唐志著録有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傳于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其文蓋已雜之六十卷中矣微之嘗彙其詩爲十體曰旨意可觀詞近古往者爲古諷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樂流

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洽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以七言五言爲兩體稍存寄興與諷爲流及爲律諷撫存感往者取潘子悼亡爲題暈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怪豔者爲豔詩今古兩體其自敘如此今之所編頗又律呂乖次惜矣舊規之不能存也元公才名相埒樂天守吳財歲餘吳郡屢刊其文微之留郡許久其書獨闕可乎予來踵後塵蓋相去三百三十餘年矣乃求而刻之略能讎正脫誤之一二不暇復爲公次也書成實之蓬萊閣乾道四年歲在戊子二月二十四日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鄱陽郡公洪适景伯書

元氏長慶集補遺目録

卷之一

詩

酬張祕書

夢遊春

古決絶詞三首

雜憶詩五首

春曉

賦

大合樂賦

簫韶九成賦

卷之二
聞韶賦
啓
賀裴相公破淮西啟
上興元權相公啟
上令狐相公啟
表
論裴延齡表二首
議
錢重物輕議
卷之三
判
錯字判
易家有歸藏判
修隄請種樹判
夜績判
田中種樹判
屯田官考績判
怒心鼓琴判
迴風變節判
五品女樂判
學生鼓琴判
毀方瓦合判
卷之四
制

授韋審規等左司戶部郎中等制
授蕭祐兵部郎中制
授羅讓工部員外郎制
授丘紓陳鴻員外郎制
授嗣虢王溥等太僕少卿制
授張籍祕書郎制
授張奉國上將軍皇城留守制
授杜叔良左領軍衛大將軍制
授劉泰清左武衛將軍制
授薛昌朝絳王傅制
授王自勵原王府諮議制
授郭皎冀王府諮議制
授薛昌族等王府長史制

卷之五

制

授王承廸等刺史王府司馬制
授楊巨源郭同玄河中興元少尹制
授裴寰奉先縣　制
授衛中行陝州觀察使制
授蕭睦鳳州周載渝州刺史制

卷之六
授王師曾等嶺南判官制
授鄭仁弼撿校祠部員外充撗海判官制
授王陟監察御史充西川節度判官制
授盧寧監察裏行宣州判官制
授崔鄘等澤潞支使書記制
授楊進亳州長史制
封烏重胤妻張氏鄧國夫人制
授烏重胤山南西道節度使判
授盧捷深州長史制

鸜鵒傳

元氏長慶集補遺目録終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第一

唐河南元稹微之著　明松江馬元調巽甫輯

詩

酬張秘書因寄馬贈詩

丞相功高厭武名牽將戰馬寄儒生四蹄苟距藏雖盡
六尺鬚頭見尚驚減栗偷兒憎未飽騎驢詩客罵先行
勸君還却司空着莫遣衙參傍子城

春遊 此一篇乃白樂天所書錢穆父在越摸刻于蓬萊閣下今亡矣

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
水波猶冷稽峯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

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閒凭小欄干

夢遊春詞三十六韻樂天集云七十韻是今盡缺其半矣

昔君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谿畫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鴦池光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幙閒俳佪意猶懼閒窺東西閤奇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駝鈎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嚮人將寤鸚鵡饑亂鳴嬌狂睡猶怒簾開侍兒起見我遥相諭鋪設是紅茵施張鈿妝具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見花貌人空驚香若霧回身夜合偏斂態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叢梳百葉髻金勝重臺履批軟殿頭裙玲瓏合歡袴鮮妍脂粉薄閤淡衣裳故最是紅牡丹雨來春欲莫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泝沂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洽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自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薾玉珮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古豔詩二首 即傳所謂立綴春詞二首是也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闇無人語
惟有墻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愁陰藏等閒弄水流花片
流出門前賺阮郎

古決絶詞三首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
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莫飛去一任東西南
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
如春風撩亂伯勞語況是此時抛去時握手苦相問竟
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絶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
長苦悲
噫春氷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有美人人於焉曠絶一
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別氷得風兮小而
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
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若雪感破
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
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
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沈結邪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

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
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曈曈華星欲明
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時徹有此迢遞期不知生死別
天公隔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絶

離思詩五首

自愛殘粧曉鏡中環釵斂謾篆綠雲叢須臾日射臙脂頰
一朶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縵繞堦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
水晶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弱
些些紕縵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嫺回顧
半緣修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
可憐枝葉度殘春

雜憶詩五首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牀憶得雙文通內裏
玉欄深處閙聞香
花籠微月竹籠煙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
潛教桃葉送鞦韆

寒輕夜淺繞廻廊不辨花叢闇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
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低墻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
滿頭花草倚新簾
春氷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裏
鈿頭雲映褪紅酥

鶯鶯詩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闇淡粧夜合帶煙籠曉日
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
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春曉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狂兒撼起鍾聲動
二十年前曉寺情

贈雙文

豔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閒坐更無聊曉
月行看墮春酥見欲銷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賦

大合樂賦　以王者之政備于樂聲爲韻

樂者制也所以道天和全人性故作之以崇德審之以
知政王者敬其事而闡其道順其時而行其令逮夫季

春戒期乃命有司且曰群萌達矣播樂安之重以國經不可闕躬理必以時訂（一作將）齊度於節奏被選樂於聲詩撰乃吉日總於樂師是用資於誨爾亦無忝於命虞由是司儀辦等庶工守位備絃管之聲陳匏竹之器祝敔邏迤而就列簨簴嶙峋而居次克展禮容而告樂備殫名雜以韶護開以英莖追宣尼之前聞是能忘味念天子於是率九卿暨三事必虔心而有待俾陪扈而斯致既親覩於宮懸又何假以庭試若乃曲度是并不可知治世之音哀以思不雜異方之樂類飛聲於垂仁等

潤物於流渥足使魏文侯之卧聽已悟前非吳季子之備觀難施先覺既盡美矣又何加乎諒從律而罔惑將克諧而不渝必在聽和知其樂也洩洩是惟反朴變其風也于于具舉不患乎聲希統同寧貴於和寡奚必響鈞天之靈貺而有殊焉想洞庭之異音更思古者誠夫天祚我皇恩歷遐昌掩邃古之嘉樂軼三代之盛王竊賀聲明之巨麗敢聯雅頌之遺章

簫韶九成賦以曲終九成百獸皆舞爲韻

聖人順天道防人欲布和以調其性宣樂以察其俗氣將道志五聲發以成文化盡歡心百獸率而叶曲莊莊

大空樂生其中聲隨化感律與天通交四氣之薄暢貫三光乎昭融將君子以審樂故先王以省風致同和於天地諒難究其始終惟樂之廣于何不有包陰陽兮不集不散降神靈兮或六或九故季札聆音而感深宣尼忘味於耳盈昭覆幬兮煦嫗召游泳以飛走演自窅冥發於性情將不動而爲動自無聲而有聲五者通三我則貫三才而作陽數有九我則至九變而成不然者何以調大中何以繼光宅作終樂於數四歷君子之凡百其聲轉融其道彌赫大哉至樂于以洪覆收之而合乎希夷張之而散乎宇宙感八神與地祇格靈禽與仁獸扇風化而以攢則雍熙之可就大韶命曲大章同濟既和且樂亦孔之皆且簫爲器之所細鳳爲王之所懷若惉懘之音感清淨之化乖則歌已而於狂客孰來儀於克諧恭惟我君配天作主命工典樂考法師古浹聲教之汪濊合堯禹之規矩士有聞韶嘉於蘊道擊壤希乎可取同鳥獸之歸仁承德音而率舞

聞韶賦 以宣父在齊三月忘味爲韻

韶則盡美聽何可忘況至德之斯過聆奇音之孔揚天縱多能信以嘉乎擊拊神資博學知具美於典章用而不匱樂亦無荒若充乎四門之術不離乎數仞之墻驗

則足徵用之可貴聖者妙而合道志者仰而自慰悅五
音而四直孰謂其聾致六府之和平自忘於味省風而
八風叶暢觀德而九德昭宣季子慙遊於魯地穆公徒
響於鈞天曷若觀率一作舞聆薰絃變態罔已周流自
然可以深骨髓而期富壽豈徒資視聽而娛聖賢至若
清磬虛除朱絃踈越鼗鼓以之迭奏笙鏞於焉閒發以
感陰陽於宇宙耀光明於日月自表虞德之不衰豈效
文王之既沒是知武也未善護也有慙鈞化歸於二八
讓德明乎再三所以其道不窮厥監斯在驗率舞於百
獸想同和於四海如其樂正非關自衛而來儻俟風移

有柊從周而改愔愔不極杳杳乍迷俄將復矣抑又揚
今夢周公而不見想聖德而思齊聞斯行諸厥不踰矩
感心駭目是何其覩悠然而往三歎如在夫寥天滌爾
而施萬籟已吟於九土詎忘味於三月諒永懷於千古
幸賦韶樂之遺音美哉尼父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第一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第二

啓

賀裴相公破淮西啓

某啓伏見當道節度使牒伏承相公生禽吳元濟歸斬闕下功高振古事絶稱言億兆讙呼天下幸甚某聞舉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謂之明群疑未亡而計先定者謂之智日者天棄淮蔡蓄爲汙潴五十年閒三后垂顧眇爾元濟繼爲凶妖謂君命可逃以父死爲利聖上以睿謨神算方議剪除群下守見習聞咸懷阻沮公英猷獨運卓立不回内排疑惑之詞外輯異同之旅三軍保任

一意誅鋤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賴閤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沴電掃此所謂侯周公而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凡在陶甄孰不忻幸況某早趨門館扞躍尤深僻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無任踴躍徘徊之至

上興元權尚書啓

某啓某聞周諸侯生桓文時而不列於盟會則夷狄之以其微不能自達於盟主也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閤下主文之盟餘二十年矣某亦盜語言於經籍卒未能効互鄉之進甚自羞之自陛下以環梁十六州之地授閤下麾蓋鉄棨玄纛青旌晨一作泉皆可疑魚符竹信車朱左右轓府置軍司馬以下官屬刻節而摠制之則其實爲環内之州司馬而又移族謁醫在閤下治所私心懽欣願改前耻然而吏通之初有言通之州幽陰險蒸瘴之甚者私又自憐其才命俱困恐不能復脫於通由是生心悉所爲文留置友善冀異日善惡不忘於朋類耳筐篋之内遂無遺餘方創新一作雜詞以須供一作洪贊不幸瘡瘕暴侵手足沉廢恐一旦神棄其形終不得自進於閤下因用官通已來所作詩及常記臆者共五十首又文書中得遷廟議移史官書戡難紀并在通時叙詩一章

次爲卷軸封用上獻塵黷尊重帖伏廻遑謹以啓陳不宣謹啓

上令狐相公詩啓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技（一作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扶摘芻蕘塵黷（一作微）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其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一作躍）慙忝無地其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朦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盃酒光景閒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痺（一作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集作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一作宋玉非）妄相倣傚（一作教）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一無於字）支離褊淺之詞皆自謂（一自字作目）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

爲詩者復相放傚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養土之墻庇以大厦便不摧壞永爲版築之娛輒寫古體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爲無用矣詞旨瑣劣冒黷尊嚴俯伏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表

論裴延齡表

臣某言臣昨二十五日宰臣伏宣聖旨以陸贄敗官罪狀不可書於詔命陛下慈仁愛人恩宥愚直仍令後有所見得以上聞臣忝職諫司不勝大幸臣等前所上表言陸贄等得罪之由起於讒構此皆延齡每自倡言以弄威寵及奉宣示奸詐乃明陸贄久在禁垣復典樞要今之譴責固出聖衷竊以李充勵志郤人勤身奉職惠愛之化洽於細微頃以公事之閒與延齡相敵未貶之月延齡亦以語人讒構之端群情是惑臣聞大臣之體出於纖辭安可持密勿之言爲忿怒之柄朝廷側目遠

邇搖心百官素不能親附延齡者屏氣私門不知自保
陛下聖德下照物無所遺豈獨厚於一夫而乃薄於天
下伏惟發誠謹中官備問閭里有言延齡無罪李充有
過臣實微聆敢逖天誅李充覆族亡家於臣何害事關
大本不敢自私延齡奸計萬殊方司邦賦必能公用財
賄陰結匪人則他時之過彰聞路絶伏以眞觀遺訓曰
經宸心去其邪謀以慰天下幸甚幸甚臣不勝懇迫之
至

又論裴延齡表

臣某言閒者陛下親授臣以直言之詔又命臣以言責
之官奉職以來未嘗忘死誓將忠懇上答鎔造竊以裴
延齡虧損聖德瀆亂典章逞其心欲以螫毒黎元恣其
苛刻以動搖邊鄙弄陛下爵位以公授私人盜陛下威
權以誘脅忠善賢愚注耳朝野同辭臣固不敢飾其繁
文再擾聰明所以晝夜感憤不能自寧者以陛下執刑
賞之柄不僭在人延齡狡詐公行曾不爲念伏見去年
十二月五日敕度支計管李玼配流播州張勗配流崖
州仍各決六十斯則延齡自快怒心曲遂其狀陛下聽
之以誠謂爲當舉峻其所罰用直群司罪名及加寃聲
大振陛下深鑒其事詔命中留曾不旬朝馳聞海内使

遠方之人疑陛下明有所擁令無必行奸以陷君孰任其咎儻二人獨決延齡之手死不得言化理之失豈不重乎陛下常以登聞之鼓置之於庭必欲人情纖微不滯於外比來或事繫度支街寃上訴皆不即驗問盡付延齡縲囚衣冠攘奪孤賤身不足償其怒家無以應其求怨痛內緘誰與爲理矜繳盈路動而見拘咫尺天門不敢上訴延齡之威益熾疲人之苦日深陛下以延齡爲賢言者皆妄不若明白其罪昭示萬方使延齡無辜辨之何害儻竟惡滋蔓鬱於人心決之不時所傷豈細臣實寒心銷肉用是爲憂伏惟俯鑒聖情召臣問狀有一非據罪在面欺臣不勝迫切之至二表見文苑英華舊注陸贄貞元十年敗元禎元和元年除拾遺相去十年疑非禎作愚按微之以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八中制科爲拾遺當裴之盛雖未爲諫官而已年十八九矣二表或是代人之作蓋公與樂天書敘貞元十年已後事云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則裴亦時事之尤舛者也況公生長京城代人作表論裴想當然爾

議

錢重物輕議

右臣伏見中書門下牒奉進止以錢重物輕爲病頗甚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類會奏聞者臣備位有司謬總邦計權物變弊職分所當固合經心自思上達豈宜待問方始啓謀臣伏以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

濟衆是作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採庶寮臣實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今乃備數庶官宜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位素飡之責況道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知至於業廣卽山稅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恒價羣議所共措事皆然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之說自足可徵若更將廣引古今誕飾詞辯有齊晝餅無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議謹議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第二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第三

判

鎖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對

文奏或差本處行詐此例可辨必有原情苟異因緣之姦則矜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諺正名曾不戒於爰毫遂見尤爲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倘以百爲千比賜縑而難赦若當五而四縱闕馬而何傷苟殊魚魯相懸宜恕甲由未遠按其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訴

以可行難書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小瑕非愚訴人在法當爾

易家有歸藏判

甲爲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爲占隣人告其左道不伏

對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學洞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背於周經而七八爲占爾盍觀於殷道徒驚異象曾是同歸辨數雖冠履相聯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遇艮足徵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修隄請種樹判

乙修隄畢復請種樹功價有司以爲不急之務乙固請營繕令諸侯水隄內不得造小隄及人居其隄內外各五步并隄上種榆柳雜樹若隄內窄狹地種擬充隄堰之用

對

善防既畢固合程功柔木載施亦將補敗乙之亟請誰謂過求隱椎之役雖終列樹之思尚切有司見阻無備

實難苟恡養材之資蓋非長利遠求爲捷之用豈不重勞當有取於繕完顧何煩於藝植且十年可待五步足徵防在未萌著之先甲因而致用庶無瓠子之災言之不從恐累匏瓜之繫

夜績判

得縣申歲十月入人里胥使婦人相從夜績每月課四十五功聽其歌詠行人善之徇於路按察禁之太師以失職致詞

對

天廻地旋陽生陰息玉衡指孟冬之野促績鳴寒金昴臨短景之昏厥人當燠相彼同色疑作邑懋哉惟時戒坐塾之里胥稽其既入率同巷之衆婦績以相從素緒霜梁共紛如於永漏紅光炎上俱省費於餘輝夜兼功以日多日存課而年最若廉叔之勸蜀襦袴興謳類古公之居豳茅綯斯誦故令風俗翕習家室乃宜有未得其所然或心傷而發詠則標梅求吉編王化之音采芑懷征列雅章之內行人掌乎宣布載在搜揚得詠言於此邦將遐徇以遒邁太師典樂允被克諧之恭按察觀風何爲失職之禁先王制法寧罰有詞

田中種樹判

乙於田中種樹隣長責其妨五穀乙乃不伏 漢書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穀以備災傷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志作還廬樹桑云云

對

百草麗地在物雖佳五稼用天於人尤急乙姑勤樹事頗害農收列植有昧於環廬播穡遂妨於終畝雖椅桐梓漆或備梓人之材而黍稷稻粱宜先后稷之穡苟虧胃隴焉用成蹊縱有念於息陰豈可侔於望歲植之場圃合奉周官置在田疇殊乖漢制既難償責無或順非

屯田官考績判

戍爲營田使申屯田官考課違常限省司不收辭云待農事畢方知殿最

對

要會有期誠宜獻狀籍斂未入何以稽功戍也將俟農收方明績用三時罔害然有別於耗登五稼未終安可議其誅賞當從責實寧俾課虛苟欲考於歲成姑合畢其田事雖賢能是獻比要宜及於計偕而稼穡其難收功當俟於協入詳徵著令固有常規農扈之政不乖蘭省之非斯在

怒心鼓琴判

甲聽乙鼓琴曰爾以怒心感者乙告誰云詞云粗厲之

聲

對

感物而動樂容以和苟氣志憤興則琴音猛起倘精察之不昧豈情狀之可逃況乎乙異和鳴甲惟善聽克諧清響將窮舞鶴之能俄見殺聲以屬捕蟬之思憑陵內積趨數外形未平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慍既彰蓄憾詎爽明言詐季札之觀風尚分理亂知伯牙之在水豈曰譸張斷以不疑昭然無妄宜加黜職用刺褊心

廻風變節判

甲鼓琴春叩商秋叩角樂正科憊時失律訴云能廻風

變節

對

八風從律氣必順時五音迭奏和則變節絲桐之妙苟極寒暑之應或隨甲務以相宣因而牙動和飯牛之唱白露乍結於東郊授舞鶴之聲青陽忽生於南呂豈能氣至藝與天同且異反常之妖何傷應感而起惡夫典樂曾是濫科凉風徐動於鄭奏遽云失節寒谷倘移於鄒律何以加刑克叶之善薰無令實棘

五品女樂判

辛爲五品官有女樂五人或告於法訴云三品已上有

一部不伏

對

聲樂皆具以奉常尊名位不同則難踰節辛也榮沾五命始用判懸僭越三人終乖儀制非道不處多備何爲苟耽盈耳之繁遂過粲兮之數廣張女列徒効尤於馬融內顧何功欲思齊於魏絳罔循唐令空溺宋音雖興一部之詞其如隔品之異請懲擾雜以償人言

學生鼓琴判

已爲大學生好鼓琴博士科其廢業訴云非鄭衛之音

對

夙夜惟寅雖無捨業琴瑟在御誰謂溺音苟未爽於克諧亦何傷於不撤乙也良因釋卷雅尚安絃期青紫於通經喜趨槐市鼓絲桐之逸韻叶暢薰風好濫既異於文侯和聲豈乖於曾子欲科將落合辨所操儻雜桑閒之淫須懲煩手若經杏壇之引難責平心未詳綠綺之音何速青衿之刺忝司綿蕝當隸國章載考繩違恐非善教

毀方瓦合判

太學官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爲非訓導之本不許

對

教以就賢雖無黷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發蒙宜先屈已君子不器須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誠遂申合土之譬況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爲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拒我義存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懵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第三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第四　門戶部郎中等制

制

授韋審規等左司員外郎都尉韋審規等皆歷踐臺閣敕尚書郎會天下之政上可以封還制誥下可以昇負牧守居可以優游殿省出可以察視違尤非第一流不議茲選守職方郎中上騎都尉韋審規等皆歷踐臺閣閑達憲章或滿歲當遷或擇才斯授皆極一時之妙足爲三署之光於戲提紀綱而分命六聰左右司之職甚重登生齒以比董九賦人曹郎之任非輕勉竭彌綸之心勿虛俊茂之舉可依前件

授蕭祐兵部郎中制

敕兵部郎中佐夏官理邦國以平不若辨九法九伐之重輕稽五兵五楯之衆寡非踐更臺閣從容聞望者不在茲位流品既清選任彌重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上護軍賜緋魚袋蕭祐才行忠信達於早聞課吏陟明誕若攸職拾青紫於儒術擅金石之揮毫允謂賢能宜當慰薦可守尚書兵部郎中散官勳賜如故

授羅讓工部員外郎制

敕義成軍前度支判官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羅讓昔陶弘景一代高人始願四十爲尚書而猶不遂國朝選署尤用其良以爾讓敏而好學直而能溫甲乙亟登班資歷踐頃將軍辟士權護以宣程品日省月試用勸百工可尚書工部員外郎等制

授丘紓陳鴻員外郎等制

敕朝議郎行左補闕上柱國丘紓諫諍之臣入言於密勿之際群下莫得而知然而政有汗崇由爾之得失也朝議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國陳鴻禮秩之官草儀於朝廷之內四方之所觀聽是以察其事爲見爾之能否矣以爾紓久於侍從可以序遷以爾鴻堅於討論可以事

舉並命省闥足謂恩榮愼乃攸司無違夙夜紓可膳部員外郎鴻可虞部員外郎

授嗣虢王溥等太僕少卿制

敕正議大夫行宗正丞嗣虢王溥守隨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逢等昔我憲宗章武皇帝法堯睦族深惟本枝乃詔執事曰伯父叔季幼子童孫在屬籍者必命卿長以才行聞而溥等國族之良雅副茲選糾訓群僕允釐王官各率廼誠無替厥職溥可權知太僕少卿逢可守袁王府長史餘如故

授張籍秘書郎制

敕張籍傳云王澤竭而詩不作又曰采詩以觀人風斯亦警予之一事也以爾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而又居貧晏然廉退不競俾任石渠之職思聞木鐸之音可守祕書郎

授張奉國上將軍皇城留守制

敕環太微諸星有上將次將之例所以拱衛宸極誰何不若句予置上將軍以禦侮率是道也前皇城留守張奉國謙能養勇明以資忠卑飛翕翼於未擊之前痛心疾首於見危之際常一作能擒狡猾克定妖氛行賞計功屢昇榮級朕愛其忠厚難以外遷稍移婁胃之閒不失

爪牙之任爲吾守禁勉爾干城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左衛上將依前充皇城使

授杜叔良左領軍衛大將軍制

敕十二衛大將軍典掌禁旅張皇六師猶藩垣之捧宸極也爲任不細是以出則授以弧矢驅犬羊於虜庭入則委以爪牙領貔貅於魏闕中外遞用僉謂恩榮前朔方靈鹽定遠等城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王食邑三千戶杜叔良將門之子不墜弓裘頗閱詩書素明韜畧頃以五原近寇禦侮才難遂俾歐攘實資毅勇星霜屢換節制斯勤雖不立奇功而無忘慎固尚多毗倚迺命徵巡勉服新恩以彰前效可驃騎大將軍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元從功臣勳封如故

授劉泰清左武衛將軍制

敕劉泰清文武並用必推其才久次不遷則有昇敘以爾踐更吏職星歲頗淹例當酬勞用進常秩奮我武衛以列周廬斯亦信臣之任也其勤厥職式副予恩可游擊將軍守左武衛將軍

授薛昌朝絳王傅制

敕薛昌朝等國有政職之要其一曰具員所以稽績用而昇秩序也爾等典掌衆務勤歷一作勞歲時無畏一作瘝厥官能舉其政擇才以佐諸邸選士以列東朝亦吾蘊崇本枝之意也爾無易之可依前件

授王自勵原王府諮議制

敕王自勵左右禁旅非材力過人而忠厚謹信者不在壁壘庫樓之地惟爾自勵備吾選中平蔡之師亦有功伐追思舍爵之賞擢授曳裾之寮特示新恩且仍舊職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原王府諮議參軍依前殿中侍御史如故

授郭皎冀王府諮議制

敕郭皎材任爪牙姻連肺腑領轅門之右廣假桂苑之元寮夙著威名嘗頒勇爵元戎啓狀慶澤覃恩宜輟豹韜之雄以資鴈沼之畫可行冀王府諮議參軍餘如故

授薛昌族等王府長史制

敕建邦之王府置長史司馬以紀掾屬之秩序而稽其職業也前寧州刺史薛昌族前泌州刺史烏重儒等皆勳伐之子孫並良能之牧守朕河山在念肯忘奬勞藩邸求才實思高選昔阮孚以嘯詠自樂龐秀有忠烈可佳更任王宮咸稱國器今之榮授其在茲乎佇移汝理

郡之方以助宁維城之固昌族可行絳王府長史重儒可守冀王府司馬散官勳如故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第四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第五　王府司馬制

制

授王承迪等刺史王府諮議參軍賜緋魚袋王承慶等乃祖乃父有勞邦家而承迪等亦效忠於我伯仲叔季罔漏恩榮或典方州或昇清貫惟恐未稱豈礙彝章兼秩憲臺勉當優異承迪可守普州刺史承慶可莒王府司馬兼侍御史賜如故

授楊巨源郭同玄河中興元少尹制

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

陶潛多把菊之情朝請郎前守華陰縣令郭同玄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用已長各居官守因其滿秩議以庠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亞巨源可守河中少尹同玄可權知興元少尹

授裴寰奉先縣令制

敕裴寰等尹正務重自掾屬已下至于邦畿之長往往選署以聞從而可之亦委任責成之義也以爾等或理謀居最或保任稱能將委劇曹亦專近邑各懋乃職用酬爾知可依前件

授衛中行陝州觀察使制

敕邵伯聽事於棠陰之下而人勿翦其樹我知之非忠信仁愛以得之耶今自關東由洛而右數百里之地盡置爲輔車臣所理蓋有以表率方夏張皇吏律聿求其良用副憂寄朝請大夫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衛中行始以詞賦深美軒然有名甲乙符昇遂拾青紫逮其書命文鋒益銛能搴菁華以集麗則出補近郡號爲廉能勤而不煩簡而不苟郊迓館穀賓至如歸長劭農人咸用賛悅移領巨鎮疇將爾先況封壤因連習俗參合用之政又關陝之吐吾固有虞於爾矣至於觀聽他邑

儀刑下寮旁臨傳說之巖特假趙堯之印遺風未泯官
業具存苟能行之無患不至可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
兼御史大夫克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授蕭睦鳳州周載渝州刺史制

敕前紿南三川榷鹽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蕭睦前
知鹽鐵轉運山南東道院事殿中侍御史周載等由文
學古施於有政三驗所至莫匪良能河池近藩南平東
險綏戍阜俗必藉長才副我虛求一作懷牧茲羽廢事時
農勸用節人安二年有成惟乃之効睦可鳳州刺史載
可渝州刺史

授王師魯等嶺南判官制

敕王師魯等古稱南海爲難理蓋蠻蜑僚俚之雜俗有
珠璣瑇瑁之奇貨爲吏者不能潔身無以格物是以非
吳處默之清德不可以耀遠人非孫子荊之長才不可
以參密畫爾等皆當茂選取重元戎更職命官各如來
奏可依前件

授鄭仁弼檢校祠部員外充橫海判官制

敕鄭仁弼諸侯辟士古實有之近制二千石以上乘軺
車者則開幕選才由古道也仁弼等有勞參畫董亂以
聞威等著稱詞華翩亦致請臺省茂膺兼命式表恩榮

無忘切磨用副匡益可依前件

授王陟監察御史充西川節度判官制

敕王陟等列諸侯之賓者遷次淹速得與上臺比倫其或饋餉務繁參畫禮重亦得輟自他職副其所求爾等或以政聞或以藝舉守臣上請信不亏欺各竭乃誠以修厥績可依前件

授盧鄴監察裏行宣州判官制

敕盧鄴等宣城重地較緡之數歲不下百餘萬管幹劇職靈鹽近戎分務簡僚不易宜稱爾等研究儒術修明政經勉慎所從以承其長可依前件

授崔鄘等澤潞入使書記制

敕崔鄘鄭翺等近制藩府臣僚自軍司馬以下皆得選任其良執事者所移異職而鄘等事翹以狀聞各以秩遷毗于新邑勉爾誠志俾無尤違鄘可監察裏行充澤潞等州觀察支使翺可協律郎充昭義軍書記

授楊進亳州長史制

敕楊進頃者師道潛遣兇徒將焚京洛姦謀指日忠告先期俾無赧尾之災實賴赤心之効雖居禁衛未免食貧言念前勞宜沾厚秩式佐郡府仍壯軍容尚旌撲滅之功以示優崇之賞可守亳州長史仍令宣武軍節度

牧隨要中驅使

封烏重胤妻張氏鄧國夫人制

敕古者夫爲大夫則妻爲命婦況在小君之位未加大國之封豈唯有廢徽章抑亦無以勸忠力也某官烏重胤妻張氏以鳴鳩之德作合邦君輔成勳猷馴致爵位雖從夫貴未授國封今以南陽本邦善地錫爲湯沐加號夫人茲乃殊榮足光閨閫可封鄧國夫人

授烏重胤山南西道節度使制

門下惟梁州會險形束襟帶皇都南開蜀國西控戎落地宜用武政必兼文茲惟信臣膺是專委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才本雄勇器惟溫茂承累將之業不以驕人歷重兵之權每思下士沉威不耀至信自彰立奇節於退亂之初成休勳於溫寇之日焯然來効夙簡朕心自經理海邦訓齊戎旅災荒之後安阜爲難政以和均人斯悅勸善績可舉壯猷克宣是用遷鎮近藩更弘遠畧恢復西土伊正南都式寵忠勳宜服榮奬可檢校司空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授盧捷深州長史制

敕前成德軍節度巡官盧捷朕以鎮冀數州之地刑賞廢置盡委之於弘正度爾才能宜爲長佐且願兼榮允

吾台臣是用兩可饒陽大邑無陋厥官可依前件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第五

元集補遺卷第六

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或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眞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鄭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

女鄭婦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
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
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
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
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
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坐之復謂張曰姨之
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寔不保其身弱
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
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
次命女出拜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活爾之
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
加新飾垂鬟接黛一作鬢垂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
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
怨絶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
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辭導之不對
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
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閒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
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
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
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

原件破损

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閒居曾莫留盼不謂當
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閒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
忘飽恐不能逾旦莫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
月閒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
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
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諭情詩
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
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
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
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諭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

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
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
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牋召我
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
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
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
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
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
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懼
不得發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

是用鄙靡之辭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絶望數夕張君臨軒猶寢忽有人覺之驚欷而起則見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設衾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靚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裀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眞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莫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劄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

编码错误

应为5-6

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鄉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辭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覩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欷歔咽幽離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

遥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始終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情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其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絶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絶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

遥天初縹緲低樹漸蔥朧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
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
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瑶叙行
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瑶華圃將朝碧帝宫因遊洛城
壯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闇通低鬟蟬影動
廻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
翠合歡籠眉黛羞頻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藥馥膚潤
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亂髮緑
鬆鬆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
終慢臉含愁態芳辭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
啼粉流清鏡殘鑪遶閣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曈曈乘
鸞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幕幕
臨塘艸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
難度天高不易衝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絶矣稹特與張厚因徵
其辭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
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
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
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僇
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

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廻懶下牀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絶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絶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鸚鵡鸚鵡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鸚鵡

公垂以命篇歌曰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緑窓嬌女字鸚鵡

金雀婭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素蓮質

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

元集補遺卷第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